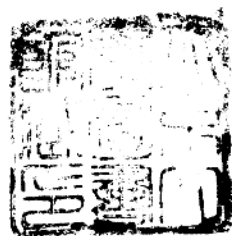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二一・史部・雜史類

國史唯疑十二卷

〔明〕黃景昉撰

一

後鑒錄七卷

〔清〕毛奇齡撰

二〇九

聖典二十四卷

〔明〕朱睦㮮輯

二六五

平漢錄一卷

〔明〕童承叙撰

五一五

皇明平吳錄

〔明〕吳寬撰

五二一

平蜀記一卷

〔明〕佚名撰

五四一

平夏錄一卷

〔明〕黃標撰

五四五

姜氏秘史一卷

〔明〕姜清撰

五五一

革除遺事六卷

〔明〕黃佐撰

六〇五

2736/92

國史唯疑

國史唯疑四本共十二卷 詳晉以前宋崔相國
星訪撰者手未夏秋偶客三山漫向人高抄書
密惜鈔 初書談



國史唯疑卷之二

洪武 建文



太祖料敵如神諸將皆泰指麾如曰陳友諒割而輕其志驕張士誠倏而懦其番小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為之援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傾國至矣其議構元都也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斬其羽翼援潼關守之據其戶權彼勢孤援絕元都不戰自克固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開龍可席卷下也數語判斷南北用兵先後鑒極毫髮姑置唐文皇勿論漢宋二祖瞠乎後矣

鄱陽湖之戰特勅大將軍達達建康明委以居守之任淮陰鄭侯殆兼有之河南平為駕幸汴梁置酒嘉勞推誠待下又與漢祖晨馳入軍事邇別

李文忠初克嚴州與大海有隙 上批示其督事郭彥仁曰保指揮我親男胡院判我心腹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按岐陽為

高皇姪子所云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呼為親男亦同沐默率例耶稽傳寔小名保舍育帳下比於兒子甥姪朱吳元年始復故姓

陳友諒驍警有權術兵敗屢奪凡再陷南昌安慶池州太平以窺建康且全有江湖重地浸及浙閩勢莫不可嚮邇陳其行事其在項羽下李密上手偶中飛矢斃天寔厭之非是憂未歇也時我軍殊死戰亦屢濱殆

餘南通州渡江抵常熟突犯姑蘇險反居內併京口大江之防無所用之真奇師也張士誠初起嘗因之怪承平久廢謀及者方姑蘇下即分師趣取通州意同

初張九四捷吳恃多豐礮石自固王半軒行詔語人曰兵法柔能制剛設植蕩蔭順而常者繫布其端如餅矇然師出沒其下雖礮至而布與之低昂投無所施後常開平破城卒用前策行故奇士所傳虎穴中可遊戲即其人也聞張氏頗待諸遊客厚多附者

寧海葉兌以布衣上高皇帝書一經三日談取天下策甚詳後用兵次第具如預料而國史不載其名雲海報載行藏在安期生徐鴻客之間異矣異矣

大誥初篇有云朕軍中十有四年未嘗妄得一婦女惟征武昌時陳友諒妻其妾朕旋自疑不審色與豪智人監朕過按此即俗說傳譚王事所繇始也謂王母連定妃故友諒姬王長詢得之

惠及閭閻自焚死事亦影響然高皇帝日月之食業自表出矣惟後人不讀大誥鮮知者蜀明昇母彭氏後亦召入宮中

張士誠陳友定同自經不殊倖至不屈死猶有氣聲紫不能如事何真度無全理等死耳其視陳理明昇輩不較磊落乎怪當時能容方國珍李思齊之降俾終奉朝請而獨介於二望子必遠投之高應意測微未易窺測豈望蜀餘黨尚慮有生心者歟江楚間每盛防柯陳種為真友諒後不隸德賦憤自如然事竟無他

破陳友諒後不棄勝徑構武昌僉運金陵儒士戎簡審穀之高皇漫以窮寇勿追為解要非本懷夫所為至國班師者奉為根本計懼張氏之繫其後也士誠真自守庸庸同對表諸策士亦無復謀及何哉

韓林兒稱宋遺號自初造至敗無足道者而國初猶奉其龍鳳紀年至林兒殂始罷德深厚矣林兒僭帝璽一紀祖建康史不無微辭然其規更始劉盆子為幸爾多觀劉恭瑒所生床直抵為牧豎子情景具見

元末江淮以北盡蹂躪於劉福通群盜手自此直山東而河南陝西以至大同興和諸邊塞無寧土焉即遼陽上都亦被攻陷極

元君臣將相謀畧以枝拄中原不給無暇及江南一步其後徐常北伐之師推同枯朽亦未必非群盜力昔稱陳涉項羽之興為漢驅除信矣如高皇所為豪霸勿絕意乃陰在此

余聞守安慶於池州太平為隣聖祖未嘗一加兵焉撫之獨厚非惟惜其才名亦陰藉為陳氏屏蔽耳與待小明王法同熱危素俾往守閩廟悲慨又深

明王珣以陳友諒之弑其主也絕之名義甚正性剛厚立國微有規模異草竊寧惜其早隕天之將以開聖明乎讀史至竇建德擒明王珣卒俱可慨然難成敗論

廖永忠伐蜀以瞿塘峻急守禦固難遣壯士舥小舟衣青蓑水與草樹同色綠山行既度閣繞出散背鼓舟入江鼓譟下蜀人大驚法奇甚鄧艾陰平之陰視此非殊明昇納款降永忠辭候湯和至始受有學有識又越晉潘渾遠矣天生廖將與傳成雙及傳一廖二之彙信非虛獎卒下獄死坐使所善儒士探上意事亦難明

高帝手削平諸鎮未嘗輕筆之文獨御製平西蜀紀且命劉泰為頌蓋深有得意於是者乎首云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前指傳文德廖

永忠浚濤和楊璩也賞罰嚴乃再然璩頗有定刺面粵西功視永忠亞

征閩師分三道胡廷瑞自江西入邵武湯和縣海道入福州後達李元忠從浦城進逼建寧區畫井然惟延平為陳友定所據頗費攻餘傳檄耳閩情形寔止如是

山西省歸我版圖常關平功中山業少遜矣擴廓故僣閩能軍非出其不意襲之勝詎易決觀中山出塞之役可見劉誠意曰王保保未易輕也亦良憚之

常關平王運過臨淄十餘卒入民家取酒相獻擊一市盡臨淄令歐陽銘呵止之不服問答達之關平怒詎曰今何敢爾銘直上謁以大義控陳良久意解為責軍全而禮銘重申嚴約束無敢譁者銘信能吏蓋思關平之為將賢吳漢賈復之流方之獲矣

如徐中山王生平極沉重迴極機警極剛果迴極回翔極君臣之誼篤地極功名之志深迹視之見為缺齋曹倖姬呂寃直張留侯一轉解耳惟留侯蹈履如仙佛然必思出世中山王踰實如吾儒然故欲入世功行不同而其為脫離生死之心一也徒隨聲鑽王郅被瞞過

劉誠意祖濬以計紹醇元使寢之樓自焚其居元使所捕籍燬焉
密錄渠魁二百人授之餘獲免全活無算濬此舉智仁勇三德
兼有之萬生元勳豈偶也哉

世每以仕元譏宋學士濬宋雖始用薦拔國史編脩辭不赴於述
未有涉也惟劉誠意伯基少舉元進士為高安至為行省掾為
儒學副提舉為元帥府都事為行樞密院經歷為行省郎中屢
被權奸所中竊嘗與自輕強起放浪山水間繇斯言之宋未合
亟之女劉素婦也願議未有及劉者私所未喻

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此劉文成語也
可為千載論相極則予恒誦之次則楊文貞所云天下國家事
當以天下國家心處之語亦復佳

太祖賜劉誠意還鄉誥明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所稱許頗畧未
云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飛去時復顧戀舊巢況人乎直以
禽鳥為喻未免唐太宗輕褚遂良意其云商不忘於道官終老
於家誠人生萬幸亦非吉祝禮以聞國君臣魚水歡投尚致未
差矧其下此者乎有志之士所為流涕於熊昭樂毅之間也夫
宋學士濬為國朝文臣之首讀其翰林承旨誥詞云爾濬雖博通
今古臨事每審制弗決使爾檢閱有餘用之施行不足乃知

高皇帝所為不相濬非斬之也賜之醵曰男兒何不慷慨為維
戲謔亦或有以

國初嚴角與禁自丞相以下皆弗之許宋承旨以疾賜歸持令中

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稱盛事宋所蒙恩遇最多既歸後上
嘗一夢見之以語其子燧張伯誠詩霜晨臘閣聽綸音夜夢金

華老翰林時有舍人臣宋燧叩頭感激聖恩深慕為特工

劉基胡深葉琛章濂後並為高帝所追念字呼之召其子諸

嗣集齊有差獨於宋濬之誥永漠然何也先時嘗面獎濬曰方

今四夷盡聞卿名卿著自愛危哉濬亟宜知惧矣後宋茂州禍

本是

劉誠意素峭直於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咸顛疏其過持法嚴責俾

弗撓宋承旨一味和柔而已終同得禍曷衷焉為國謀學劉為

身謀學宋、子孫以交惟庸死竟至和柔之累士君子各從其

性所近焉可也

賜太師李善長勅卿謀叛誅法當斬然行賞有誓許三免極刑今

無患矣儘慷慨乎其言怪善長猶不知引退老乎頑與使善長

先數年卒可克終恩遇何取有期願壽亦自邦國不幸非獨其

身已也徐中山賜膳至千流涕涕信國入朝因而病癰故最好

結局語云功成名遂身退豈惟退哉易以進退存亡並稱理可思

宣國公李善長預遊儀衛太祖見伏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曰此誇大詞也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已而曰此亦近誇併去之今惟雜繪辰象耳宣國後改封韓王國初制廢多其平定功亦難泯

李岐陽文忠識禮張玄玄以延其宗亦其平生好文重士之報聞語詞云非智非諫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當非善卒也或如宋穎二公別耶

常關平之後必以傳穎公友德為嫌姚馬次藍玉玉汰而優宜有他端惜穎公亦坐株累方其請懷遠官地亦泰王翦漢蕭何遺意反蒙責讓古法信難盡依

沐氏世守滇南得用閣擬於親王其卒皆歸葬南都猶魯尚父五世反周之遺諸勳臣傳多零替獨沐用鎮遠得全即擬定二公弗及也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信乎哉或云黔寧王故高帝外婦子迹或近之

濮真子璵以真死難忠即權祔封西涼侯年幼趨朝弱傷命鐫玉字牌懸璵冠俾人避避按此即漢羽林孤兒例迺花將軍雲

殉太平雖甚烈其兒瀾九死未不獲預茅土封豎以守郡失之乎權度精未易臆揣

鄭國公常茂以與婦翁馮勝交訟安置龍州王官趙貼堅業前沒其妻與茂結為婚姻後詭稱茂已死或謂尚存至煩詔詰責跡跡基危終以關平王功大故許其弟昇襲爵然茂實卒於龍州論理宜特有茂還為是

湯信國和材中下且有酒過獨以事上恭謹首先解兵柄乞骸骨歸得微異眷此智將也宜別論若以隰子伐樹意律之亦非無罪然世從無以是罪人者可見官為人累放下隨坦然矣老氏挫銳解紿理同是

湯和晚却有防海功其先如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朱文正守南昌章濫守溫處俱著勞折衝中兼高保隆至和業功成歸若矣優使之築海上城僑倭始遠東極閩廣燦成基列為百世利蓋興王之善器使如此

吳良吳楨兄弟辭過徐武寧王大功坊怒詔之疑窺微旨初武寧治弟甫貽報高帝過之曰可矣遂不敢卒報亦稍示裁損意乎良此舉與漢郭千秋合千秋故張蕭何功臣故抑武寧功似吳寔同總極揣摩之巧

國初李曹公文忠掌國子監梅都尉殷攝視山東學徐魏公輝祖奉命帥禮部翰林官詣國雅試諸生文苑並一時文武才開創人材盛即方術技藝佳，精妙非後代及時亦漠然置之不大張皇所稱過更在此

高啓侯早朝詩編史忽傳至大城如畫曉寒銷諷此見國初英雄氣象今閣臣朝二燈前引而已何鏡山曰此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之所以不免與

胡惟庸專恣罪多端其微詞云與倭通倂以精兵置有船為變因搃武庫兵入海迂護甚古有走天法乎張紀業仕至中書參政

猶謂念元故主欲為元弱明閣楊憲構視又誣憲創為一統

山河花押是何種，不經善也抑草昧人情殊乎疑無光理

吳伯宗不屈于胡惟庸極論其不法狀此詞臣抗章彈事之始張

昇羅倫疏寔祖是次舒芬矣四人皆江右狀元山川風氣歟學

閩淵源歟異哉

以汪廣洋隱默不白楊憲惡為柔奸命追斬之曰爾本非愚士其

自舒心量已以歸冥、以曾秉正羅歸密四歲女為質為共人

父之道命聞之曰爾性資聰敏幹辦且能既不能為人之父難

種於世薛峻甚誦猶魄奪

或訟工部尚書嚴震直弟侄罪命自訊獄成具奏以震直不敗特釋之漢律原輸服惡面護意同然震直亦處於不得不確訊之時不然罪及之矣

宋訥偶附火傷腦 高帝聞之製文警訥曰腦者協也豈再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致神怒耶訥時官祭酒達責以輔弼之任致訥嘗一改文淵閣大學士永樂中解楊預機落景泰中蕭江理部務本是

羅復仁屢經聖鑒曰粗率曰老實羅性行可知而能招降陳理曉譬撫廓諭安南歸所侵地郡食其陸賈之長殆兼有之怪於所

評目不類

劉仲質來訥具沉吳伯宗洪武中並為殿閣大學士又儒士王本

等位四輔官次公侯都督當時保傳內閣之職業隱具矣今謂

閣臣始永樂中解籍等似未深攷

劉三吾以主會試謫戍不詳所終閣何次名山藏云建文中嘗召

選獻大明一統賦至永樂初暴卒所載賦詞甚典雅何公吾老

前輩最篤學如紀鴻宋公賸傳類公友德事多異前閣不審所

据何書當續考之

起魏觀守蘇州蔡本 指揮管衛事本孝慈后密謀既拜命辭

上曰且佳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携酒菜從上手酌賜二臣其後惟文皇后曹一見解縉等七臣家室憂三楊時得見張太后餘絕響矣

高孝迪編脩辭戶部侍郎之權力請罷歸意但求免禍耳非有他也卒死觀難時方嚴不為君用之禁其肯為山林寬乎高歸不能藏迹深藏若衰凱然顧炫才援上宜其及矣讀孫仲衍祀宦文雄麗悲婉居然瓊闕之音臨刊一章尤凄斷人才之感之厄至國初而極

東儀本功臣張德勝弟賜今姓名鎮雲南楚雄父之入朝高帝慰勞有加惜其老命太醫院為染鬚髮仍還撫治以威遠人特給銀印寵之染鬚鬢事亦奇

解縉序頌錄詩謂高皇帝恩英發頃刻數百千言臣縉載筆從軼草書達幅不及停比進財點定數字而已僧宗泐寄獻詩百餘篇覽不竟日盡和其韻乃獨愛頌錄詩置諸左右按錄字謔中松江人賦鄱陽湖詩致敬此日客蒙客破散當年想至尊者其人也初撰宮詞坐罪以用洪武正韻得釋稱殊遇

宋濂別記帝為文性或不喜書詔濂坐榻下操觚受詞食頃濂深千餘言出經入史與解縉說同不謂開創雄主無妙篇章千

古來未有其比

劉宜正官起居注嘗隨駕度清泥閣高皇賦詩屬群臣和獨先成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達歷間之句喜曰有安不忘危意賜銀幣宜正即劉子欽父

今所傳經書旁注自國初學士朱升始升有著作才制語表箋多出其手以是辨樂音不合聖怒巨測幾危賴熊鼎從旁救解罷鼎亦奇士

王待制構撰馬后父母進贈誥稱為皇外考妣徐王夫人堂奉旨然歟母以智術親身母以政術親人母以業術教子孫母以學術授天下萬世教語本禱庖辭

太祖諭汪仲魯歸曰近侍歸郡邑官勢須來見當戒門範否則筆之東俾重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恩予告還鄉理宜啟門謝客輸祖應後其數以是自違厥辰美哉謨訓煌煌凡致政士大夫所宜遵守

貝國器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俟其遠出關竊其書見圖器在笥中大驚吳元年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值高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斗圓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尺許帝陰瞋明日召入忽不見按此本漢武帝微行故

事稍錄之

吳印以鍾山寺主僧授官布政使上章言事特蒙眷副使張孟兼氣凌之罪至死必印才有過人者然貽衣冠玷甚矣解縉疏推埋負販之偏朝捐刀攝幕館紐符雖云主賢無方亦盡忱詢有德業顯規及

葉居升甄今之仕者以無聞為福以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又解縉大庖西封事云二十載以來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未聞賞善但見錮奸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親友曉文網繁密可知治亂國用重典或當爾耶

周或為給事剛直敢言有論劾必著緋衣諸大臣候知或衣緋各全取素服角帶侍罪具想督制如是永樂初景清朝化驛獨著緋衣循其遺式

余曠為吏部尚書稱長者未嘗譖毀人而以誤信學錄金文徵之想擅移文勒祭酒宋訥致仕為高皇所覺諫長者誼何居焉祭酒尊官非奉旨輒可以部文勒罷吏部可謂有權死宜矣聞曠居家特恭謹

以大官人必住大房子為刑部尚書閻濟創營之甚宏麗命有司

視為式俗呼樣房濟員幹幹才今清軍黃冊造自濟始小說載濟議宴二十八宿事理不足信竟生法樣房稱顏古福州有樣樓是

胡廷瑞故陳安諫相廉虎才張志雄丁善郎傳有德等亦其將也來推誠用不疑卒賴成功惟張士誠所任部曲寡得全者即諸詞客依士誠避如高啓饒介張羽徐賁最有名各先後誅倪元鎮顧阿瑛亦終不免豈吳通金陵不勝時賊之慮乎楊廉夫召到以賦老客婦諒見志得放歸幸矣亦楊雅不附士誠故

秦格伯大名人避地松江屢徵不起太祖賜書曰海濱民好閑裕伯智謀之士居此地不起恐有後悔蓋以是惧之也始出應命時鎮江有秦從龍者尤承恩禮與陳靜誠遇亞二秦皆嘗仕元事湮滅無足紀者

以劉基之辨竊於孫炎以鄧愈之氣屈於潘樞至宋濂所傳王冕鄧伯珙其人奇甚或不遇死士豈能自為才哉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山谷一窮叟焉可悲也即劉宋賢仕元世亦終落

國初每遇孝子悌弟願代死為聖意所偶憐者執法之官必堅諄趣之刑戮最可恨彼非真能執法也解縉疏有云失入罪輕失出疑重逢迎甚易而或蒙寵賞較甚難而多得禍語深中寢至

陳瑛呂震益凌夷矣

練子寧廷對策陛下用人太驟責人太深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親亮甚推第甲 太祖雖用法嚴而能知人能官人所以為堯舜之治也歟

孔克聖劉仲璟所面承聖訓策之書白直淺切毫不作文談誦之有泣下者昔宋太祖亦然劉元城稱有罵儒溺死之風將謂是乎然覺漢宋特出之豪氣我 聖祖出之真誠班馬優主無從再加潤色

唐徽用法刻深至顯與東宮相左閣離間端殆不復為性命計矣徽父同性特和厚同之有微循宋源之有孫慎抑尤甚為室父于並官家鄉何益

國初有左右司業宋訥徐泗時龔敷左王嘉會右三人春秋已高鬚鬢如朝夕端坐太學望而畏之 高帝所用多老儒雖或齒豁頭童遇席替前代希睹

孔廟春秋釋奠初詔止行於曲阜天下未通祀也賴刑部尚書錢唐吏部侍郎程徐疏諍始克如禮其孟子書克節文得仍配享亦錢唐力

孟子書舊經劉三吾節畧凡去八十五條如見梁惠王章養氣章

俱在部中永泰朝閣連江孫芝始奏復之直斥三吾為逆臣書以是全功甚鉅後鮮知者

宋濂議立五學並祀韓禹湯文為先聖特旨編安遠令於是貝瓊作輯英輯駁之宋濂寔非是如欲依古禮設坐西向舍兼節用鬱金舍帳用廷燎即色畫罷去七十二子之祀惟專祀之國學又三獻各飲福事可行否國學祀先師韓禹諸聖另祀歷代帝王廟今古不易

前代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等官今惟國子監耳禮饌賓長入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名義微是誦 高皇御製直以代

祭先師為名體正辭嚴一洗訛闕

南祭酒周弘讓奏本監紅板倉二十座係高皇后積糧以惠養監生妻室者乞修理彰良法美意從之 蔣山鄉送入入大學詩云高皇開太學慈后翼宏謨撥賢滿庠舍養士及妻孥正詠是事 后德迥及國雍盛矣

洪武中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二十八人每旦禮官引入序立丹陛內講經史朝畢始退凡三閏月薛文清父貞嘗與走選講大禹謨稱旨然僅授祭陽諭去

學宮塑像非古林鶴知蘇州易以水主事在天順間稽宋納太學

碑曰夫子而下像不主繪數百年輿習乃革 聖祖意既定久矣

世廟寔克成之耳二聖一揆今郡各廟或留像未毀藏屏幃後非制也宜改

元末宣撫使初出百姓震動及至累無所為而去時為語之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未若雷霆去若敗鼓唐鐸嘗以是入對噫今之不為敗鼓也者幾希

開國詔首重農桑學校凡赴京給錄官無桑株數目學校錄錄者以違制論意良深遠後竟弁髦矣又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賞閩甌寧六載童某詣閩陳誦賜衣鈔給驛送還學讀書其後為善陰陽等順事憲二書成詔自今科舉准大誥例於內出題試士然竟難遵行即洪武正韻亦虛名仍用唐韻耳政於近孝經小學故事

天子如孫天升自午陞社祭地升自子陞郊主陽屬南方北向義取蒼陽社主陰屬北方南向義取蒼陰若群臣無答神之義升降皆由卯陞朝恭則分別東西以避馳道此禮部尚書崔亮議也國初諸大禮多經亮手

士子服製本尚書奏達 高皇親取視必求典雅三易製始定

賜監生欄衫繡各一為式其平定中式本楊維禎傳初進樣上以手按懷向後如民字形今因之

東宮不另設官僚即以侍從臣庶之詹翰同署遂杜絕官府嫌端最聖祖肅斷處始太子賓客諭德朝賀東宮俱答拜見大明集禮不知何年遂坐受百官拜度懿文太子之於宋源桂并良等必不爾

南京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 太祖右文之意可見各署懸扁俱直書某衙門惟翰林院三字橫書不審何意而兵部獨無扁相傳有一夕潛擊去之者詰旦以聞置不問蓋微示

去兵意至今不敢復揭

翰林院承勅監六科近侍衙門舊各有親政進士即庶吉士亦然如解縉為中書庶吉士楊靖為吏科庶吉士于子仁為泰軍府庶吉士其證也其專隸翰林命學士教之攷自永樂甲申曾榮

榜始

杖山野記洪武中御史與敕射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鼓射在下欲互相糾察王元美駭之謂此時原不設鼓射刺事余聞近稅瑞楊某之在揚州其把牌與權閹戶部同分處上下樓屋稅杖山語乃不甚殊往來多見之者今南京御史廊尚在云蓋是

臺官住處

洪武三年八月初開藝闈試劉基泰裕伯為主司士來試者百三十三人選滿年高猶以兵後學廢不求倫為詞至二十六年方正學斥廢天試錄云永中筆牘而至者八百人盛論皆笑然僅取八十八人額稍峻又云出帶征四方縉紳程藝文高下當時規制可想

初庚戌開科詔明云使中外文武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毋得與官後以貢到多虛文暫罷後行薦辟法蓋罷科舉者十有一年至甲子乙丑後始為定制

丁丑會元宋琮狀元陳郭俱精通數學陳自疑當修宋自疑當竄尋驗時方皇私習天文之禁故得禍酷亦奇厄也稽丁丑為洪武之三十年屬宋命踰歲即寅天矣劉三吾授得召選理或可挽

洪武辛亥會試榜值駕將幸臨濠二月壬申南嶢會闈事竣而即廷試甲戌傳臚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為九分帖之見宋潛溪集中時尚未定于支期及觀政選官考法也即名數多寡亦隨裁酌乙丑榜取進士四百七十二人至辛未榜僅三十一人耳後或取百八百五十人無定制然無若辛未之窄

國初儒學官撰賀謝表箋以嫌諱諱者如曰作則嫌於賦也曰生知嫌於僧也曰有道嫌於盜也曰法坤嫌於髮髡也曰帝扉嫌於帝非也曰藻錦太平嫌於桑夫太平也餘類是不知彼時文儒何從措筆

國初官制未定如以山西參政僕新於事未見劉明通露其過完之慮可惜特赦過取任吏部尚書吏部尚書六卿長銓總百僚乃為人補過地殊不可曉任亨泰茹太素俱自尚書降御史豈得降已為幸耶

國初分遣諸進士巡郡邑以新進士未練事令行監察御史專用久任御史一員與僧厚賜遣新舊二御史同巡方未知體云何時出僅乘驢耳非甚雄峻

為官寔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此端木尚書優初自銘語也。又曰心繫上天。脚踏實地。亦有理。後初梁水人本于貢商後從省文僅稱瑞令仕籍已無是姓同時有世家寶官亦尚書為元賜姓其支派尚存吾郡

泉人蒲壽庚孫庚夫先世嘗稟元領宋負巨罪洪武中禁其子孫不得齒於士類今吾郡或訛傳蒲鐵二姓非是孫豈尚非廢姓諱之手蒲微矣

洪武已未詔致仕官居鄉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宴設別席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庶民以官禮謁見有凌侮論如律後制殊不然弛自何代祝允明記其父語云 國朝三品致仕班序與見任同今亦不知何出

凡公侯伯雖加師保等官止授本身不贈及三代家例設教書儒士一人聽自行奏保三年無過得除訓導於本都督府帶俸後以奏保多營謀御契合於聽選訓導職貢生內揀授著為令又孔顏孟三氏散授學錄舊從衍聖公奏保按此法行亦疏通老明經一途滯困

相傳洪武初鑄有鐵牌三尺許鐫八字其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朝政萬曆中御史譚希思引及之詔詰所從來茫莫置封蓋禁中失此牌久矣終上語終難輕信

舊制農民許帶斗笠出入城市家許著紬紗絹布商賈家止許著絹布示重和抑末意何文簡孟春曰農貧何處得紬紗需者自不求戴笠今商賈服其止用絹布已乎伶人制服綠色頭巾伶婦不許戴冠著袴子妓女無帶樂工非承應日不得穿靴賤之如此今遵行者乎大都法冬而敵難絀指

給茶為金牌制額篆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

著死用茶湯馬制西蕃以威北虜上策初駙馬歐陽倫坐貶私茶論死法至嚴其後貶五百斤以上罪僅充軍違人并徒配如飴宜屢行經

閩建寧所貢茶詔採茶等不得如宋故事碾揀為大小龍團省勞費不貲宋宣仁后嘗云茶揀小龍團食生甚意智然竟不能罷也始載自我朝規模獨遠

冬至正旦節舊賜百官宴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心不安命賞鈔聖節例亦准是其祀功臣廟設頭徹給衛士示激勵却除一日報聖意精審過爾

張天師偽號草於聖祖曰天豈有師乎止稱正一真人極洗千古家陋隆慶中以張永緒殘酷荒淫革去真人名號准改襲提點今俗猶稱張天師非是無論天師即真人業經褫削直如太白山提點一例

太祖最重祠敬祭所賜給神樂觀道士甚優錢糧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外後予肉若干曰毋使饑寒飽性且曰朕非奉長生之法如前代帝王然惟敬之以禮而已最精通三教學無易斯語

洪武二十七年榜示凡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五

十銑如無聽徒打死勿論又僧人敢有持手承弄白冊稱為題
號所在強求人為之者拿獲謀害處斬餘刻充軍法嚴如此又
云全出之後有能屏忌不居市廛不混時俗深入崇山刀耕火
種侶影傍燈耳苦室於寂寞林泉之下意在以英靈出三界者
聽錄此見 聖祖深明佛乘大旨信克筆不得藉口

御製有授儒僧文以來瀛所薦僧郭傳儒釋兼長特從改用優以
天界寺住持僧宗泐博通古今命蓄髮官之泐苦辭嘉其有志
聽辭免仍賜之勅鼓舞中無寓激厲原非專責人官如吳印未
必非所陰薄

琉球中山王世修貢職洪武初其國遣女生姑魯妹來京讀書數
年學成還後謝恩來貢夷女乃就書二名亦雅是小名錄一段
佳話有云東夷諸國獨無周易書每乞賜有之舟輒溺或令人
誦記去亦不達未知信否

或議城中都江湖曰 高皇神聖自定鼎後靡郡邑不金湯者獨
肇基之地闢焉疑有深意議遂寢然其後中都竟以無城陷事
故難例論也一說割誠意謂國姓音系不可圍固羅築城役
以避國姓屬僂傳

祭光祿寺應神天朕經營天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鼎中窪

形勢不稱本欲遷都年若精力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廢興
有數只得瞻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可見闕基都金陵
非滿志事初欲都臨濠以割墓言止再欲都汴以懿文太子薨
止而 高皇亦已老矣 文皇北達蓋神靈若陰啓之
南京城形視江流曲折故廣袤不相稱大內遙城東偏頗卑窪江
流去而不還山形散而不聚太子太孫皆不祿疑非帝王都也
或謂閭會城形勢略似之

初高廟欲納濠州胡氏女其母以守憂不從後閭隨軍在淮安未
遣人割諭平章趙君用同其母送至立為胡妃此女何緣達聽

其母亦何意抗違耶楚王禎郎胡妃出若湘王柏母亦胡妃為
豫章侯胡美文是不一姓

論晉王勒閭爾中道捷勝夫吾苦惡吾氣雄志壯記者無所姑息
獨徐興祖為操勝二十餘年未嘗輕易辱之切記忌之保命也
大聖人患涉淵微如此

太祖諸子自文皇外如秦晉楚遼寧五王並知兵數率師捕虜周
王慶儒雅蜀王最賢稱蜀秀才而寧王晚自號癡仙所製琴研
皆傳世有過人者即南昌王文正為兄子亦與開導功信一時
氣運所鍾

懿文太子性慈仁雅有以寬濟猛之恩震於威嚴不獲遂即其注
枚宋濂死不克至自溺故極事師之篤然稍傷恩矣建文繼之
遂漸成文弱自古漢惠唐高傳皆柔懦不甚類其父若天意亦
默哀蓋其間

懿文太子薨司業張智議太祖廟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神意不
樂宜備而不作惟祭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不敢以卑廢
尊仍用樂從之議最明妥穆太子以建文中追尊孝康皇帝廟
號興宗永樂後改仍舊稱

祭懿文太子舊僅以祠祭署奉祀主之其得達五府僉書官自萬
曆十八年始奉太常少卿謝杰議也杰初援袁冲莊敬二太子
及徐中山王例請遣用僕伯寺官即祭從杰請未為不可

太廟東廡十六王原為拊享四祖設祖已祀安所從拊獨以制自
太祖不敢輕議則四祖又可祀乎西廡之增損劉基郭英姚廣
孝三臣謂何禮官議撤主移祀鳳泗二陵為是或以懿文袁冲
諸太子升拊何如

末年勅諭燕王朕諸子汝獨才智泰晉已竟四語已改增緊汝為長安內操外
非汝其誰傳高帝疾作命齋符往召燕王建文用事諸臣懼
矯詔却還之至疾革猶云問第四子來未嗚呼知子莫若父焉

準之際天也劉三吾誠屬正對抑亦其殺運之未除歟
清懷小品中稱高帝為謫公使身以所留傷為證詎罔不倫舊
云暮宿降靈座或近之致以元大曆戊辰生至洪武戊寅升陟
是歲星孛後明是也傳蘇州天主堂南廊土地像為劉總所塑
者精甚即高帝御容與今畫像迥異又像肖文昌是劉定之
贊

識者謂洪武朝有符無相僅一劉基不能用至末年文武名臣幾
盡矣所留之隱處若其才以遺後人者財得方孝儒解縉方以
殉建文難解以聞永樂治終非甚發越噫曷若留一二舊勳如

朱公穎公若之為得歟

太祖以奉天名殿意義精正為前代之所未及雖經改榜皇極隆
慶初尚有以獲舊額請者閔王世貞疏亦云極旨兼吉凶書不
有六極之文乎與王制度終遠

自宋陳搏有怕五更頭之說終宋之世宮中轉六更方嚴鐘鼓更
庚也宋以庚申受禪越五庚申未樂亡果符前識我朝受命在
洪武戊申元順帝避沙漠去人呼為庚申帝緣其本生名之宋
忌庚我朝忌申

南都城巾偏望見鍾山鬱蔥佳氣惟大江日夜洶湧尾閭洩不少